

长江的黎明

洪 洋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长江的黎明

洪 洋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解放初期长江海员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紧紧抓住“江进号”这条大客货班轮的经历，通过护船、反轰炸、碰撞事故、承运耕牛、大雾脱险、夜航川江等一系列重大情节，描写了工人阶级和汗毛敌特，特别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留下的种种影响的激烈斗争；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光辉思想；生动、鲜明地塑造了海员出身的军代表祝大波、老舵工顾嵩山、老水手方明山等英雄形象，描写了有正义感的高级船员辛百力的转变，鞭打了旧船长李步冬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围绕着小说的骨干情节，还描绘了长江风光和海员生活的有特色的画面。小说语言也清新流畅，富于激愤。

长 江 的 黎 明

洪 洋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375印张 8插页 434,000字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6·781 定价：1.34元

引 子

太阳照映着专芒高阮，唐古拉山宏奇的峰巅，直插云霄。晶莹夺目的冰川、冰牙、冰蘑菇，争奇斗艳，发射出专、兰、紫色的光采。

长江，象一条金色的巨龙，飘飘忽忽，腾空而起，跨过世界屋脊，午动波刀浪斧，劈开横断山脉和巫山山脉的崇山峻岭，欢腾地扑向千里江南；挟带着洞庭湖和鄱阳湖的万顷绿波，汇集了百水千川，不尽滚滚奔流向前！

这奔腾六千三百公里的汹涌波涛，不就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吗？

这震荡天宇的万里涛声，不就是中国人民斗争的呼唤和吼叫吗？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春天，在那个将用金字铸入史书的日子里，夜半时刻，从大江北岸的芦苇荡里、柳树林里和小河湾里，升起了一股宏浑豪壮的歌声：

我们的队伍来了，
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
威武宏壮红旗飘扬。
不怕你长江宽又深，
不怕敌人堡垒密如网。

.....

云层不断地变幻着，月亮浮沈在云海里。透过笼罩江西的薄雾，一大片挺着桅杆的船只，形形色色，向着南岸移动。黑黝黝的江波上，划出了一边边长长的白线。

走在前边的船尾巴上，闪烁着红灯和绿灯，这是水上的联络信号。

船过中流，突然间，南岸敌人打出了几发照明弹。

走在最前头的突击船，离岸只有四五百米了，突击连连长祝大波，高高个子，宽宽肩膀，巍然站在船头上，在照明弹升起的一刹那间，举起望远镜，观望着敌人多筑的防御工事：遍地壕堑，密密的陷井，层层叠叠的鹿砦，……紧接着，一排炮弹曳着血红的火光，呼啸着飞来，落在江波上，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掀起了一根根冲天的水柱。小木船颠簸起来了。

祝大波一挥手，简外地命令道：

“扯篷！抢占滩头！”

守在桅杆边的两个战士，一口气拉满了帆篷。白帆饱孕着劲吹的东北风。小船象离弦的箭，迎着如雨点泼来的炮弹，贴着江西，向南岸疾驶！

渡江大战开始了！

这正是那个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凌晨。在西起九江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江流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洪亮、有力的声音，震荡长空，千山万谷，发出惊雷般的回响：

“向全国进军！”

“向全国进军！”

“向全国进军！”

“轰！”“轰！轰！轰！”长江北岸我军早就瞄准了目标的炮群，发出了怒吼！

山炮、野炮、榴弹炮……一发发炮弹，似火龙飞过大江，击

中了敌人的阵地和堡垒，燃烧着的碎木片，鸢起在空中。

炮胆的呼啸声、炸声，在辽阔的江面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巨大的气浪。

江波上跳跃着采色的曳光弹和血红的火光。

炮火崩云，硝烟弥岸。年轻的突击连长祝大波，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快冲上岸去，抢占滩头阵地！”

他迅疾地扫视了一眼江面，在他的身左、身右、身后，无数的大、小船只，全都扬起风帆，象滚滚的白云，卷向南岸。

正江堤岸上敌人的探照灯，象一条惨白的长蛇，沈动在江水上，爬上了突击船的船头。敌人密集的排炮，随着探照灯光，落在船头右边三米远的江水里，白浪如山峰耸起，小船被大浪掀起在半空中，又跌落在深深的浪谷里。

弹片象雨点泼到小船上，几个战士挂了采，扑倒在船仓里。一个炮弹片削断了桅杆，半截桅杆带着燃烧的白帆，在火光闪闪的江波上漂走了。

这时，祝大波发觉船在江心里打了横。回头一看，老船工沈大伯的右臂上鲜血直涌，他正用左手绑扎右臂的伤口。失去了舵的船，在激流中旋转。祝大波命令伏在船头沙包后的机枪手，集中火力猛揍敌人滩头阵地，一个箭步跨到船尾，打开救急包，一眨眼工夫，给老船工果好了伤口。老船工重新把舵杆，小木船拨正船头，向岸边猛冲过去……

大江北岸的炮火，猛烈地轰击着，掀掉了敌人一坐坐堡垒，摧毁着敌人强固的江防工事；逐渐接近南岸的大小船只上，喷吐出火舌般的弹雨，打得滩头上的敌人四处溃逃。

三百米。

二百米。

一百五十米！……

祝大波率领着突击船队，眼看就要越过天堑，在南岸登陆了！

……突然，在大炮轰击声的间歇里，传来一阵沉浊的、刺耳的“隆隆隆隆”的声音。祝大波和战士们警觉地巡视江面，薄雾些些的上流远处，有一个黑胡胡的大家伙，向下流移动着。

一个战士抚摸着在火光中闪闪发亮的乌黑的枪口，惊诧地问：

“那么大，黑胡胡的，是个啥家伙？”

祝大波死死地盯住远处那团黑形，又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回答战士的问话，低声地吐出两个字：

“军舰！”

那黑胡胡的大家伙，愈来愈近了，仿佛是示威，“隆隆隆隆”的声音更加震耳朵了。

“又一个！”

老船工沈大伯喊道。

祝大波举起胸前望远镜，果然，后边出现了一艘同样大小的军舰。江心里火光一闪，照见了前边军舰上一百花花绿绿的旗帜。——祝大波一看见这帝国主义的旗帜，心上象叫人用尖刀戳了一下，满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从祝大波懂得世事的时候起，长江上就挂满了米字旗、星条旗、太阳膏药旗，在染着血污的甲板上，穿烤皮衣服的洋鬼子和工头，刁着雪茄，用皮鞭抽打海员工人。祝大波的祖宗三代都是海员，有多少亲人死在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祝大波盯着愈来愈近的军舰，眼睛瞪得出火：“它们要干什么？”

一刹那间，从那黑胡胡的大家伙上边，象毒蛇张口一样，吐出一束束血红的火光；帝国主义军舰开火了！

侵略者的炮弹，落在长江北岸我军阵地上，在熊熊的火光中，

飞卷着漫天的泥沙、碎石和硝烟。侵略者的炮弹，落在江上密集的帆船中间，火焰映红了片片白帆。祝大波瞥见江心里一条小帆船，被炮弹炸成了碎片，跳进激流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一只手划水，一只手举枪向敌人还击！

帝国主义军舰已经来到百前，怎么办？

一边是数千吨的铁甲舰，一边是丈把长的小木船；

一边是现代化的万匹马力大机口，一边是几片木桨；

一边是几吋口径的大炮，一边是步枪、手榴弹……

“冲上去！”

只听得炸雷似地一声吼叫，老船工抬起头来，见祝大波跳到船头的沙包上，一只手插在腰里，一只手举起乌亮的合子枪，指向军舰驶来的方向。

江上炮火炸的火光，闪过他黧黑的脸孔，老船工这才看清楚，这个突击连连长，脸孔是圆圆的，棱角分明的一双大眼睛，微微翘起的眼角带着一股虎气，年令顶多二十岁出头吧！也许是由于忿怒，也许是江波上火光的映照，他那一双眼睛里射出的两道光，竟似两支利剑，刺人心肺。老舵工毫不迟疑地把舵杆往外一推，一直推到船舷外边，尖尖的船头打了个旋，排开江水，风驰电掣般朝向了江心。

小木船和大军舰，船头对船头，正迅速地对驶着。

“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小木船船头的机枪子弹，挟带着战士心头的深仇大恨，射向迎面而来的帝国主义军舰。

军舰发现了向自己猛冲过来的小木船，想用那舰首甲板上的巨炮轰沉它。可是，它办不到，小木船已经进入军舰主炮射击的死角。

小木船上的机枪怒吼着，把雨点般的子弹，撒在军舰的甲板

上。被激怒了的军舰，丢开巨炮，向下旋转机关炮的炮口，捕捉颠簸在波浪上的小木船。

机关炮的炮弹，象炸豆般落在小木船的周围，激起大大小小的水柱。水柱泼进小木船里，祝大波和战士们的棉衣全湿透了。

在惊涛骇浪中，小木船搏击着大军舰！

在火光闪闪中，小木船冲向大军舰！

冲！冲！冲！

帝国主义军舰上，贴着望远镜片的一双双碧眼，清晰地看见了小木船上的一切，立刻呈现出惊恐的神色。他们使用一切能用上的武器，想要阻止小木船前进。

军舰转动机关炮口，慌乱地向江面射击，小木船的中仓被打穿了两个洞，江水突突地涌进船舱，小木船在向下沉、向下沉！祝大波猛地脱下棉衣，摔到中仓里，一步跳过去，赤脚踩在洞口上，堵住了江水，大声吼道：

“同志们！不要放走帝国主义狗强盗！长江是我们的了！江北、江南都是我们的了！……”

好像是应和着他的吼声，大江上、大江南、大江北，万炮齐发，长江上半个天都红了！

好像是应和着他的吼声，南岸响起了机枪、手榴弹的声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经纷纷登岸，正在和敌人争夺滩头阵地！

好像是应和着他的吼声，北岸的大炮，朝着帝国主义军舰射击了；一发炮弹落在它的左舷，一发炮弹落在它的右舷，第三发炮弹命中了军舰的主甲板。帝国主义军舰的主甲板上，象霹雳炸响，火焰和烟柱冲到了天上！

“打得好！”

“狠狠地揍！”

“再来一炮！”

战士们高声欢呼起来。借着炮弹的火光，祝大波看见战士们绑

腿带一律围在腰上，精神抖擞。这原来是为了防止渡江作战中棉衣落水，增加负担，此刻看起来，它使战士们显得更加英姿勃勃。

祝大波指挥小木船，继续向军舰猛冲过去！

一串子弹穿透剩下的半截船帆，打伤了老船工的另一只手臂，祝大波正要跳过去，接过舵杆来，老船工一抬腿，骑在舵杆上，杌住舵，一边用包扎着的左臂划桨，一边怒冲冲地说：

“揍！快揍扁它！狗东西不投降，送他去见东海龙王！”

祝大波瞥了一眼老船工雪白的胡须，站在老船工前边，激动地说：

“沈大伯！我给你挡住子弹，你只管划吧！”

一艘艘小木船，从四面八方驶来，把这条帝国主义军舰围困在江心。后边的一条，已经趁着激战的时候，偷偷地溜跑了。北岸的炮胆，一发发射向这被包围的帝国主义军舰。又一发炮胆在军舰上炸炸开来，它的主机停止了转动，军舰失去了控制，在水上打起圈圈来。

祝大波看见，军舰的桅杆，被炮胆中断了，铁栏杆和炮身扭曲着，七扭八叉，真象一只龇牙咧咀的野兽。

“抓住它！”

“俘虏它！”

一艘艘小木船，更加逼近帝国主义军舰，战士们的吼声震动天宇。在江上一片忿怒的呼吼声中，祝大波突然听见一种“霍霍霍”的声音：帝国主义军舰，在主机失灵以后，为了害怕被激流冲到岸边去，抛下了一只头锚。

这时，小木船已快贴到军舰的外舷墩上了。高高的外舷墩，好似一坐铁铸的峭壁，小木船只要一撞上去，就会变成碎片。祝大波焦灼地想：这么大个铁家伙，怎么去俘虏它呢？怎么去拴住它呢？

江南岸上，第一梯队已经占领了滩头，按照约定的信号，在

山顶上燃起了一堆堆的大火。红色的火苗，跳动在波浪上，拖着长长的影子，愈燃愈炽；祝大波心里也在燃烧；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受欺凌、受压迫的怒火，灼痛着他的胸膛：

“俘虏它！”

“绝不能让它跑掉！”

四百八方涌来的无数只木帆船上，战士们的吼叫，象鼓槌敲在他心上！

年轻的突击连长祝大波，紧了紧腰上的皮带，向付连长和沈大伯讲了几句话，沈大伯和付连长来不及回话，一眨眼，祝大波举起轻捷的身躯，投进了长江的汹涌激流里。

老船工捋起白胡须，睁大了眼睛！

战士们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连长！

在一闪一闪的火光里，祝大波双手各捏着一个手榴弹，高举在头顶上，脚踩波涛，向军舰沈去！

庞大的舰身横在长江主流上，被阻挡的激流水，汹涌着往后退，掀起了险恶的漩涡和回流。不要说是一个人，就是一歪条船，稍一不慎，就要被这漩涡水吞没……

谁也没有喊一声，谁也没有说句话，战士们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一齐注视着汹涌的波浪。

浑黄的江水，在祝大波四周升起来、升起来，遮断了战士们和老船工的视线！

他在哪里？

是不是凶险的泡水吞噬了他？

火光一闪，只见祝大波双臂高举，身子轻轻地摆动了一下，矫捷的身躯，象一支箭穿透泡漩，浮上水百，在浪尖上飞跃向前！

一瞬间，祝大波掉进了军舰的阴形里，消失了……

是军舰的阴形暂时遮没了他？是咆哮的回流把他吸到了军舰

底下？……

南岸的炮声愈响愈炽，大江上下，千帆万樯来往如梭。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常常有这种壮丽的时刻：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就在一瞬间。眼前正是这种时刻。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只几个小时的工夫，已土崩瓦解；蒋家王朝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立刻就要彻底倾覆了。百万大军，风卷红旗过大江，正向江南进军、向全国进军！……就在此刻，在江心的激流上，老船工和突击船上的战士们，却焦灼地丁着那翻滚的泡旋和回流，谁也不肯吐一口气，好象吐气会增大风浪，会给那个在江水中搏斗的人增添危险。

江风吹散了春夜的彤云，月亮一露脸，江上陡然明亮起来。猛地，战士们和老船工，看见那绷得直直的锚链上，有一个矫捷的身形！

那就是祝大波！

“原来他是要攀着锚链登上军舰去！啧！啧！”

老船工和战士们一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不由得在心里暗暗赞叹着。

祝大波双腿夹着锚链，昂起头来，盯了几秒钟，好象是在估量锚链的长度。

一排炮弹在江面上爆炸，火光闪处，战士们看见祝大波把手榴弹别在腰里，攀着粗粗的锚链，纵跳着向上升腾！在他的头顶上，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强盗。

老船工沈大伯忘记了手臂上的枪伤，把舵杆一推，说：

“快！我们快上去接应！”

一眨眼工夫，祝大波已经攀上舰首，耸立在半空中了。他那壮实的身躯，显得特别威武、高大，炮弹的火光，把他那元元的脸膛，镀上了一层古铜色！

大江上升腾起报导胜利的采色纹号弹，报话机到处响亮地喊

着：

“我们已跨过长江！”

“我们已跨过长江！”

“敌人在逃，我们在追！追！追！……”

军舰上的洋鬼子，被这个突然出现在舰首上的巨人吓呆了。

祝大波举起手榴弹，威武地喊边：

“缴枪不杀！”

甲板上乱成一团。

在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铁口碰撞的声音过去后，鬼子兵灰溜溜地列队，站在甲板上了。兰眼眸里，闪动着一种又恐惧、又狡诈的绿光。

战士们攀着锚链，陆续登上军舰的甲板，站在祝大波身后。

恰在这时，江面上有一只小汽艇，张开一对白色的翅膀，向着军舰飞驰而来。汽艇尾子上飘着一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帝国主义军舰的舰桥上，一个戴着金晃晃的肩章的瘦老头，扶着栏杆，冷冷地看着破浪驶来的汽艇。

祝大波认出这是指挥部的交通船。他命令战士们看守甲板上的俘虏，用手枪指挥几个鬼子兵，找到了软梯，从军舰左舷把软梯放了下去。

插着红旗的小汽艇，钉在舷梯旁。一个通讯兵跨上甲板，向祝大波传达了指挥部的命令。

祝大波回过身来，又登上舰首，向甲板上的俘虏群扫了一眼，问边：

“有懂中国话的吗？”

一个满脸胡茬的鬼子兵举起右手，慌乱地答边：

“有，有，我！……”

祝大波挥了挥手，说：

“你站出来，把我的话翻译一遍。”

那鬼子兵怯生生地向前挪了两步。

祝大波挺了挺胸脯，庄严地宣布：

“你们是侵略者！你们从万里之外，跑到中国境内来，为国民党反动派撑腰，屠杀中国人民，你们犯下了滔天大罪……”

那个担任翻译的鬼子兵，毛茸茸的大咀，哆哆嗦嗦，把祝大波的话复述了一遍，鬼子兵队伍里骚动起来了。

那个戴着金晃晃的肩章、袖口上绣着三边金杠杠的瘦老头，从舰桥上走下来，对着担任翻译的鬼子兵几里呱啦了一气，那鬼子兵用中国话结结巴巴地说：

“中国解放军先生！我们舰长先生向你表、表示抗议、议、要、要求放行……”

应和着瘦老头舰长的“抗议”，鬼子兵喧哗起来了。站在后边的几个大块头鬼子兵，从甲板上偷偷地拾起了卡宾枪。

祝大波身后的战士们，也猛地端起枪来，拉响了枪栓。

在这块甲板上，敌人是多数、是优势。祝大波，加上陆续登上军舰的解放军战士，总共不到十个人！鬼子兵大声吐叫着，有一个鹰勾鼻子的鬼子兵，猛叫一声，向祝大波冲过来……

祝大波挺立着，那微微翘起的眼角，一动也不动，冷静而锋利的目光，象闪着寒光的两把利剑，射向骚动着的俘虏群。

“听着！”

祝大波一声怒喝，甲板上很快就鸦雀无声了。

“我们斥责舰长的狂妄‘抗议’！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有什么权利把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庄严的声音，震响在长江上空！向南岸纵深射击的大炮声，象滚滚的雷霆，在黎明前浓重的云层里滚动着。长江举起浪头，拍击着军舰的舷垸，好象在向侵略者示威！

那站在顶后边的几个鬼子兵，又悄悄地把卡宾枪放下了，狂

叫着冲上前来的那个鬼子兵，望了一眼垂下了脑袋的瘦老头舰长，愣在甲板上，象一截砍断了的树桩。

一脸胡茬的鬼子兵，把祝大波的话翻译了一遍，那个瘦骨嶙峋的“舰长先生”，无力地抬起头来，还想说点什么，祝大波把手一挥，威严地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敌人。现在命令你们，放下一切武器，立即驶往以下指定地点抛锚，不得随意行动……”

祝大波读完命令，又对留在军舰上的战士作了布置，随着指挥刀派来的通讯兵，下了舷梯，登上了小汽艇。

汽艇发出有节奏的马达声，向前疾驶。江风吹散了硝烟，江面上的激战已经过去。被炮弹打死和震死的鱼儿，在水面上白花地飘了一层。

汽艇威风凛凛地疾驶着。

……通讯兵按照军首长的指示，把祝大波送到刚刚推进到南岸的军指挥所里。这是一间普通的茅草屋子，半旧的方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正伏在灯下专注地读着什么，听见通讯兵喊了声“报告”，敏捷地回过头，祝大波看见那一头花白的头发，又外又粗，根根直立着，给人一种坚强有力的感觉。

军首长打量了祝大波一眼，热情地握起他的手，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

“认识一下吧，我叫伍志坚！”

祝大波在路上已经从通讯员口中知道，伍志坚是新调来的付军长。见了首长，这个在战场上象北海蛟龙的人，忽然变得腼腆起来了。他学着军首长的口吻说：

“我叫祝大波！”

伍志坚出神地端详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奇怪呵，那黧黑的元脸、微微翘起的眼角，以至眉眼间那股子虎气，都使他感到分外

熟悉，难道曾在那里见过吗？……他听完祝大波有点稚气的自我介绍，笑着说：

“好！好！祝大波，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你们积极、主动回击帝国主义的挑衅，你们打得好！打得痛快！打得漂亮！小木船打大军舰，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大奇迹！今天找你来，头一件事，就是我代表军党委，对你的连队和你进行表扬！”

正说着，又进来了一位炮兵卫队的指挥员，接着，通讯员又领进来几个兄弟连队的同志，他们都是参加对帝国主义军舰作战的。伍付军长让大家围着方桌坐下来，代表军党委对大家进行了慰问，然后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百多年，他们的魔爪伸进长江，也已经快一百年了。现在，他们又公开地干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竟然猖狂地向我人民解放军开炮轰击，这是不能容忍的。我军迅速而猛烈地回击，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今天请同志们来，就是要大家谈一谈帝国主义挑衅的经过，也可以谈一谈作战体会……

刚从炮火硝烟中出来的人，话里还带着浓重的火药味儿。炮兵连长，一个中流个子、四方脸膛的人，抢先说：

“狗强盗，真叫人恨得咬断牙！咱们要打过长江去，消灭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军舰凭什么干涉我们呢？今日凌晨，江上雾些些。起先，我听见一阵特别沉重的马达声，远远地看见一柱浓烟。过一会儿，声音越来越响，直扎耳朵，江里浪头大得邪乎，撞得地皮打颤。咳！你看热闹不，两个黑呼呼的大笨家伙，偷偷地开到我们阵地百前，钉下了。我们发现它在侦察我军的阵地，就向上级报告，上级指示我们，各炮不要射击，听候命令。我们又一连给它打了几次仗号，它不回答。过一会儿，我们看见它把那小旗降下去了，舰上的人都往军舰尾巴上跑，炮口一转，就冲着咱开起炮来了！——”

伍付军长插进来说：

“开炮前卷起国旗，就是做贼心虚嘛！”

祝大波忍不住忿怒地说：

“真可耻！”

他记起了方才望远镜里那百花花绿绿的丑旗，就在那一瞬间，他亲眼看见舰上落下旗子，扬起了炮口。祝大波记起了他血泪的童年、他的惨死在帝国主义轮船上的亲人，仇恨的火焰烧灼着他的胸膛……

会议结束了。屋外传来一阵阵鞭炮声和锣鼓声，江南人民正在欢天喜地迎接解放。祝大波的心，飞向了正在战火纷飞中追击敌人的连队，他站起来向伍付军长握手告别，伍志坚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回到小桌边，神秘地说：

“你仍走一步！我们的事还没办完哩！”

祝大波重新坐下来，望着伍付军长眼角的鱼尾纹，心里正在纳闷。伍志坚从从容容地问：

“听说你今天是踩水登上军舰的？你啥子时候练出的这付好水性？”

祝大波又惊讶、又忡动，连这样一点小事，军首长都知道了。他望着伍志坚布满风尘的脸孔，小声答：

“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

伍志坚放声笑了起来，朗朗地说：

“好！好！我没看错嘛！祝大波同志，现在组织上决定，让你回到生你养你的长江上去，你愿意吗？”

祝大波愣住了。他一点也没听懂军首长话里的意思。锣鼓和鞭炮的声浪，把这坐小茅草屋包围起来了，远处又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在紧张的战斗中，最复杂的问题，也只能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伍志坚站起来，态度仍是那样从容和亲切，声音却是严肃的了：

“大军渡过长江，眼看就要解放全中国，革命形势发旦之快，